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五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董 會約之叅閱

萬太宰奏疏

疏

萬 鏜

恤民隱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方疏

優恤民

竊聞之古昔聖賢論爲政有曰近者悅遠者來又曰
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今順天等八府皆畿

輔近地而順天設於輦轂之下。根本是託拱衛居先。尤爲切近者也。堯典紀治功。平章協和之有序。周人

制政役遠近征舍之有差。逮及漢唐宋如關中洛陽

汴梁皆其國都所在。而當時創業中興之主。推恩於

我太祖亦加厚南畿罪有馮放

民。每加優厚。末世反之。卒受其敝。蓋根本切近之地

方其平時與遠惟均。似在可略。及有緩急。惟近足賴

乃始見之。繭絲保障。往事昭然。明君慮之於遠。故培

之於先。優之於平時。正欲得其用於有事也。慨自正

德以來。群姦擅朝蔽惑。先帝毒流海內。而順天獨

先當之譬之蚕食而近者之利侵剝必多譬之火災而近者之害焚灼尤慘人不聊生皇皇思亂幸而

聖明御極刻弊覃恩垂死者始有更生之期思亂者咸切興治之望然而飢渴所傷雖飲食易甘而元氣難復羸憊旣甚雖藥石少效而勞頓莫勝臣等昔止耳聞今乃身歷不意所見更有甚於所聞非大加拯援其何能濟今將清舖戶以均買辦專選委以均賦役發公貯以均大費溥徵解以均雇役蠲夫價以均恩例五事條陳揆理度勢皆所可行而必不可緩者

伏望 聖慈念此根本之重地。憫此偏累之疲民。將
臣等所言。特勅該部查議施行。

一清舖戶。以均買辦。竊照在京宛大二縣。并通州各
行舖戶。不拘有無優免。俱合取勘當差。先年節奉

太宗皇帝及 憲宗皇帝詔旨甚嚴。成憲具在。弘治
年間。又經題有十年一次清查事例。自正德四年清
查以後。到今一十三年。所司因見時勢難爲。過期未
舉。臣等以爲人戶消長。固應清查。而今日當務之急。
又不止此。無名之派。日繁。交納之費。日重。藉勢力而

濫免者日多，因靠損而貧難者日甚。此正德年間積

命立一役以清隱冒為弊

弊所當痛加釐正者也。往時冒濫職役之人，多係京

一義

城內外之籍。近已革退，卽同編民行戶。若增差役自

少，此更化以來，德意所當着實舉行者也。乞勅該部

再加查議，合無照例奏差科道等官，督委各該官員

將京通二處舖戶逐一清查，仍將當釐正者，釐正以

祛宿弊。當舉行者，舉行以收新效。此因清查之期，以

寓興革之政，人情不駭，事功可成。

一專選委以均賦役，竊照國家取民之制，不出於賦

役賦役之等必稽於丁糧故每年一次審編均徭文冊計算地畝人丁兼論家貲生理因其富貧分爲三等九則酌量輕重派以銀差力差條約法禁非不嚴明然而有治人無治法其如良有司之難得何哉况本府所屬州縣官員多係監生出身舉人亦少進士絕無且地近京師奏告之易而緣事者多節制之衆而差占者多往來迎接之繁難而扶傷告病者多署印半是佐貳教官甚則陰醫巡檢間有一二賢能官員此委彼差不得停息雖本府佐貳官亦多棄其專

職奔走不暇。而况於州縣乎。以此往年均徭造冊到府者實無三四類。多襲舊循訛。或又乘機作弊。賦役不均。因而缺誤。小民怨訴無憑。處分雖云。遭時勢之難。實亦乏循良之吏。幸今聖明在上。百度維新。向時胥濫職役。占免丁力。與憑藉聲勢。隱蔽糧產之人。近皆革除。漸知退伏。供役之下。輸稅之地。比之往昔。理合加增。所宜乘此事會。大加檢覆。着實清查。此非任得其人。而事權稍重者。不能也。臣等又惟均者公平如一之謂。在縣不止以里論。而當均於一縣。在州不

止以縣論，而當均於一州，在府則所均當益廣矣。考之往年卷冊，州縣有里數相同而編差之多寡不同，地丁等則相同，而出銀之多寡不同，差役各色相同，而貼丁之多寡不同，紛錯百出，難以悉陳，其間偏重者，縱不能移之他處，獨不可均之一府耶？此非任得其人，而權可通融者，不能也。及查均徭期限，每年秋收既畢，卽當審編編定文冊，該於十二月前送府，新舊人戶，該於正月初接役前，此州縣先後任情，殊乖畫一，亦當預行戒約，庶不慢令致期，照得本府治中

王槐原無專職管匠通判王秉儒本務頗簡又皆更歷州縣練達民事相應委用其王秉儒先因給假回籍今已限滿合無本府移文催取前來候今秋收歲將畢之時行委本官與治中王槐分定州縣前去清查審處凡可除害安民許令便宜而行如有事體重大各就議處停當開報本府再加叅詳具奏定奪限在十一月內通行造定送繳以後年分州縣俱要依限審編造報違者聽本府徑自叅提各官既膺前委責重事繁况當革故鼎新尤須心力專一各該衙門

不得復以他事坐委致妨責成待事完之日照舊而行庶選任專而人得自效賦役均而民可少寬矣

一發公貯以均大費竊照本府所屬昌平州境內

祖宗之陵寢在焉正德年來本州地畝人丁多被各陵內臣官軍占買隱蔽民戶稀少靠損日深兼以歲時遣官謁祭夫馬供饋之繁不在本等賦役之數比之他處偏累已多去秋又有營造康陵之舉凡督

工管工內外官員叅隨并各色匠役人等廩糧寄養神馬并各該人員騎用馬匹草料裝運搬囤碾剉供

送腳價人九皆須雇覓內有虧折又當賠補月日既久見貯茶引所各年折銀二千二百三十餘兩又委官收過正德十六年春季分 皇店遺下商稅銀八百兩此銀幾爲羣姦所竊幸而入於公家見今空閒尤當動支乞勅該部再行查議合無照先年 裕陵及大石窩工上事例先將前項店稅銀八百兩行令該州委官赴府領回以應目下急用有餘送回作正支銷不足具申再於茶引所折銀內取給其口前用過之數除正德十六年十月十三日以前原係本州

與所屬三縣正派應付月日外其以後月分係各州縣協助遲誤而該州代爲那借應用者逐一查明具結開申本府聽於該所折銀內支給補還若已經協助不許混開事完之日通將用過銀數下落備造青冊二本送該部并本府查考其原派協助九州縣俱行停免如此不惟該州少寬於獨累而各州縣亦得以均沾矣

一溥徵解以均雇役查得在京衙門公差官員例該本府撥人跟用者每年該一百八十二名共支工食

銀一千三百一十兩四錢。謂之長跟皂隸。近年本府因見宛大二縣差役日繁，外屬州縣亦皆困敝，反思前項官員俱係在京公共衙門，而所管理又非本府專司職務，乃獨出辦皂隸事體，似有未安。議欲改派畿內七府兵部未曾允行。蓋以本府不出京班皂隸，該辦長跟工食是指一事而言，未盡通融之理。查得本府每年額派國子監京衛武學公侯伯下訓導等官膳夫齋夫共該納銀八百九十餘兩。刑部都察院光祿寺太醫院共用庫子一百一十餘名，大約占均

徭銀一千三四百兩。此皆在京公共衙門。獨於本府取辦。至於本府并宛大二縣官員。俱係常朝京職。柴薪似宜領于兵部。亦止取於所屬。每年共該銀九百九十餘兩。通前四項。共該銀四千五六百兩。其五年一次點差科道等官。跟用皂隸二十四名。不在此數。而陸續因事奏差。未經題准。與凡日行公差官員。取用短差皂隸。又不可以數拘。但此等差役。於部分各有所屬。兵部隔別。豈能周知。當時本府查議欠明。致難裁決。今若以此較之。則本府所費不貲。本府雖嘗

派行霸州東安等九州縣就近協助然各州縣困敝之餘在本等猶難支持分外之派於隔別豈能相濟以此多致遲悞獨累該州辱官鎖吏揭債賠償艱苦百端屢行申訴伏思先帝上賓海內之所共哀山

陵舉事亦海內之所當共赴也。以之獨累順天。且猶

不可而可累此一州乎。該州平時被累已不能堪而

今昌于重田乃如此

更堪此大累乎。夫寧神在得億兆之歡心。以陵寢

所在。而其民不惟不蒙休庇。而反令其愁怨。亦豈所

以安。列聖在天之靈哉。卷查正德十三年奉戶部

劉付爲分豁員累應付蘇民困以安 皇陵事又爲

便應付以恤窮民事該昌平州房山縣各稱 裕陵

并大石窩工上人員廩給腳價獨累本處人民該部

議行本府將收貯批驗茶引所課程折銀給領接濟

今 康陵新造工大日久比之 裕陵修理及大石

窩供應尤難誠宜急處查得本府庫內歲辦各役銀

數與真定等七府山東山西河南三省所出京班皂

隸孰多孰少自不能掩人但見京班長跟齋夫膳夫

庫子柴薪名色之異而不念取於民膏民脂者之同

也。此在本府全盛之時，猶爲過重。況今州縣人戶大半逃亡，里甲日見消併，困極之餘，其何以堪。查得前項七府三省所屬州縣共四百一十三處，除膳夫等項，本府照舊派徵外，乞勅該部再行查議，合無自嘉靖二年爲始，將前項長跟皂隸工食銀兩，改作京班名色，照數分派七府三省，每一州縣不過加銀三兩有零，其數已足。每年解部交納，聽宛大二縣委官支領給散，誠爲衆輕易舉，經久可行。

一、蠲夫價以均恩例。卷查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奉工

部劄付爲催償各年在逃并不到官吏甲夫事該惜薪司揭帖將正德十五年以前本府拖欠擡柴夫二千七百七十名開單轉行撫按衙門督催甚急節該伏覲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詔書內一欵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以前各處實徵稅糧馬草農桑人丁絲絹布疋絲綿花絨屯田皇莊莊田子粒牧馬草場子粒租銀及甲兵二庫蠟茶銅漆銀硃鹽課厨料戶口食鹽猪羊雞鵝備用孳生馬騾山廠柴夫後府柴炭軍器沿河軍衛有司蘆葦茭草夫價及開埧泉

溜洪淺等夫并椿草等料及曠役等項銀兩一應歲派歲辦奏派但係該納官錢糧物件拖欠未徵者盡數蠲免以蘇民困欽此欽遵竊本府派辦有砍柴夫有擡柴夫名雖人夫實皆納價今砍柴夫已經蠲免則擡柴夫事體正同意者該司以詔書內不曾明開擡柴夫字樣又或以爲此乃內府正供紫用人役難以宥免不思錢糧名色甚多詔書豈能盡載當時慮有所遺故又總括之云一應歲派歲辦奏派但係納官錢糧拖欠者盡數蠲免擡柴夫縱不在山廠柴夫

之中亦當在總括該免之數。今各項錢糧非詔書所載而蠲除者多矣。何獨於擡柴夫。乃幸一字偶闕而不與免邪。且砍柴夫。皇莊子粒光祿寺厨料甲丁等庫料物俱係內府正供之用。而漕運糧米尤爲軍國重大之需。悉從除豁。何獨於擡柴夫。乃指爲緊用人役而不得免邪。審據本府委官李僉等執稱該司每月雇夫扛擡木炭等項。伊等及各州縣委部人員卽皆辦納工價銀兩。當年已完。今拖欠者多。係各官名下認納之常例。非等待雇夫之急用也。若係雇夫

急用。日不可缺。豈有正德十五年以前而可等待至
今者乎。詳其所言。實爲可據。且此項柴夫先年因欲
就近徵收。故止派順天等八府。比之別項錢糧。獨爲
艱重。今天下逋賦。一切蠲除。而畿內八府。始而迎立
聖明。繼而奉接 聖母。快覩旣先於萬國。任勞亦倍
於地方。縱不加恩。豈當虧抑。况計拖欠夫價。多至一
萬一千六百餘兩。今冬復當本府派辦之期。又該銀
一萬六千八百兩。若欲一時併取。決非疲民所堪。就
使嚴刑驅之。不過那新補舊。舊者縱完。新者必欠。黃

放白催徒招失信之謗而舊完新欠實無濟用之益合無將前項夫價已徵在官或被經收人員侵匿者本府行各分管官嚴督州縣查追起解轉送該司上納其原係小民拖欠者伏望明降德音照詔書事例一體蠲免舊逋者民既幸於寬恤新徵者必將樂於早輸恩信既全實用亦濟矣

陳愚忠以禪郊議疏

天地分合

頃者伏觀明詔下頒欲更定合祀天地之禮以從周人分祀之說指意所歸若有定向矣然猶責之大小

臣僚各陳所見不許隱默豈非以事體關係至重聖心尚有所未安欲求衆論之協一耶臣等迹雖疎遠忠愛惟均况詔諭懇切如此其忍負之竊惟合祀之禮我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十一年所親定者慮後世之或輕改也永爲定禮之訓垂戒惓惓蓋真大聖人所作爲得於精神心術之微驗之天人感格之際觀諸古今會通之典合乎因革可久之宜萬世當遵不敢輕議羣臣言之至矣盡矣豈容復贅然臣等一得之愚又謂斯禮也有不可改者二有不忍改者一

有不當改者三。有不必改者一。有不易改者一。皆就天理人情事體時勢之切實處而論之。非若昔之諸儒爭是非之危言計禍福也。陛下幸垂聽焉。往歲明倫大禮之初議也。誠孝本切乎天衷。典制無愆於祖訓。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德美。遂致聖慮獨勞。久而後定。臣每恨之。若使今日之事。所繫稍輕。有可將順。臣等亦何敢故生異議。自蹈欺罔。使後之恨。今亦如今之恨。昔耶。顧事體與昔大異。昔宜將順。今宜匡正。所以反覆思之。而不能自己也。臣等又惟陛下仁

孝恭勤、聰明睿知、清心寡慾、好學右文、凡所躬行、自
皆足以比隆堯舜、垂耀簡書、何用規規於此一事、必
欲模倣成周、然後爲慊哉、伏望聖明將臣等此章、付
之廷臣、詳議上請、俯賜允從、萬一成命已下、亦望不
吝追寢、如往歲大禮三易詔而不以爲嫌、則我皇
上事天如事親事、聖祖如事獻皇帝、盛德愈光、
昭示無極、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學愧通經、才
非博古、徒以忠愫所激、莫能自裁、干冒天威、罪當萬
死、無任懇切、俟命兢惶、待罪之至。

計開

一不可改者二。竊惟周人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圓丘
方澤壇而不屋。禮出古書。何敢妄議。但此禮行於周
則可行於今。則不可。蓋周正建子。冬至乃歲首也。彼
以歲首祀天。是蘇子書言之先於祀地。其序爲順。我朝用夏建寅。
冬至則歲將暮也。今以夏至祀地。是先於祀天。其序
爲逆。或謂曆用冬至爲歲元。此特論其生氣耳。至於
祝告之文。必曰嘉靖幾年某月夏至。某月冬至。夏先
冬後。截然不易。後天先地。於禮何如此。其不可改者

一也我 聖祖大祀文所載每以臨祭風雨爲憂故
躬大祀殿以爲之備自後雖值風雨禮無阻違則是
係於天者 聖祖不能必也 陛下能必之乎且今
定都於北風霾雨雪更有加于南者恐未能如成周
泰和之世風調雨順而海不揚波也今若泥於周制
爲丘爲澤撒去殿宇卒遇風雨何以處之况古者天
子出入兵衛甚嚴儀物不繁又人心禮教素明習勞
易使故雖郊社一歲並行而費不及侈以盛寒盛暑
舉事而人不告勞未審今之事體人情亦能如周否

乎。此其不可改者二也。

一不忍改者一。臣聞父母既沒而子不忍讀其書，飲其栢棬，凡以廣孝也。讀之飲之且不忍，而况忍毀之乎。小者且然，而况於大者乎。今兩京大祀殿之初創也，我太祖太宗皆既竭心思，久方就緒，當時惟恐其不堅永也。陛下若念堂構之爲重，締造之惟艱，則修葺猶懼其或後，追慕尚切於未遑，而顧忍有他議耶。今人言籍籍，謂分祀之說若行，則丘澤在所必復，而殿宇難以復存。萬一有此，於心安乎。當其掀揭

撤毀之際、震撼擊撞之餘、雖行道之人過而見之、亦將疚心酸鼻、况爲之聖子神孫者乎、此其不忍改者一也、

一不當改者三、臣聞今制大祀殿內正位設昊天上帝、皇地祇、配位設太祖太宗、共在一堂之上、精神常相流通、猶子於父母朝夕常相依附也、今若從周丘澤之制、除去殿宇、則上帝皇祇及我二聖神主、必將請撤而各藏之、是猶子與父母一旦睽離、恐非二聖在天之靈之所欲也、此其不當改者一也、

古人舉大事必順天時量人力時訕舉贏以爲深戒今各處凶荒荐臻畿甸之民至于父子相食發賑則內帑難繼蠲逋則歲用莫支乃者計出無聊而鬻官免試之令且下矣若再更改郊禮則兆域之闢除丘澤之修治與夫從祀百神壇壝之分合儀物之增改紛然百出決難中止不知費財若干萬而後足勞民若干年而後成此何等時也而乃爲此彌文以重困公私自耗元氣耶此其不當改者二也周禮一書所載經制多矣如封建井田刑宗法皆其大者今皆

不可興復而獨取分祀一事行之是既不能純於復古又不能慎於從今於義何所取哉此其不當改者三也。

一不必改者一自合祀以來設若天道弗順人心未

安不得已而告于

聖祖改之可也今行之百數十

餘年

漢時每易

甘泉

涉陰

及南北

却然

皆以

國有大

故也

帝祇饗答百神景從海宇奠安宗支昌衍大典

成而甘露降虔禱至而瑞雪呈休徵屢應厥效彌彰

正當率而行之萬世無斁有何不得已而輒欲改之

以自取紛紛爲哉此其不必改者一也。

一不易改者一臣聞經曰大禮必簡又曰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我聖祖親定合祀天地社稷之文一則曰去繁就簡二則曰永爲定禮質之於經若合符節往在武宗朝郊廟常禮猶或未能一一依期自舉行聖祖遠慮至此益驗矣今若大祀一分禮文必然增倍陛下勵精復古行之誠無所難但欲聖子神孫可傳可繼則我聖祖之訓所宜深念也不然安知後來不有憚其繁難而又改從簡易者耶則是一王大典先後不倫恐非所以觀示萬世也此

其不易改者一也

應詔陳言時政以裨修省疏

時政利弊

一公推薦臣惟致治之道在於得人然必先知人而後人才可得也竊見近年吏部推用各官旨意或未盡允有再推三推至于四推而後用者豈非稽古用人其難其慎之意耶臣愚則謂不先以知人爲務而惟以屢推爲精誠恐吏部猝難應命祇取具員後推未必勝前而用舍或反失當也夫知人之要不待泛圖庶官之衆亦不能遍及卽於推用之間擇責任

之尤重者求之而已。合無今後內閣輔臣及兩京部院正官有缺，推補吏部仍同各堂上官會本具題。六科十三道則另具兩本會題，俾各盡其所見，俱遵照欽定員數推舉堪任之人。吏部但循舊章，叙其履歷，科道各須指實著其所長，苟可器使，不必求全。務令同日進本，勿得先後觀望。陛下於其所舉僉同者，斷然用之，互有異同者，斟酌用之。如或大相差異，方令別推。公論所在，孰敢終違。不過再推，其事定矣。又焉用過防於吏部，而必俟於屢推哉。其間內閣及吏

部尚書近多特旨陞補亦乞定著會推之令。至昭合衆之公。至於京堂五品以上官。并在外藩臬正官。皆他日內閣部院之選也。會推前例。雖難槩用。而其人品則當預知。乞勅前項各官。今後陞轉之初。卽薦一人以自代。不許避忌形迹。亦毋拘定衙門。務要資望相應。允協公論。若徇情謬濫。聽科道糾劾。夫被薦有多寡。所薦有當否。則薦人者與被薦者。互相參考。賢否皆可知矣。更望陛下於前吏部及科道所推之人。并各官所薦自代之人。特於禁中置籍記名。時

加披閱較其異同。以此知人。所知必精。以此用人。所用必當。將見君子在位。拔茅彙征。所謂公卿擇庶長。庶長擇僚佐。僚佐又各擇其屬。轉相知引。寧復遺才。吏稱民安。良不難致。此誠執要以御煩。求之約而得之廣也。或疑用人乃吏部之職。似不宜叅以科道。臣曰。會推者。內閣及吏兵二部尚書。科道皆與其列。茲特廣之。以及於兩京部院正官。且所推亦自有限。何爲不可。或又疑薦官自代。乃唐宋之制。今日似未易行。臣曰。先朝及近時大臣。往往薦代。於法令初無所

禁且前代具有已試之效。何謂難行。昔臯陶謨以知人爲首。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古今治道莫急於此。伏惟 聖明留意。

一辨國是。竊惟國事之是非係於臣僚之邪正。然邪正之分固相懸絕。而形迹之似或易混淆。其大端則有四焉。在乎人主深察而明辨之耳。蓋人主之所取致。其。人。君。之。情。微。然。其。教。辭。往。不。免。於臣下者。任怨也。當事也。恭順也。無私交也。而邪臣之恣強戾好紛更巧逢迎肆攻訐者。其迹似之人主。或不察焉。則信之矣。所惡於臣下者。避事也。沽名也。

皇明經世編

萬太室疏

辨國是

九

平 堂

朋黨也。矯違也。而正臣之守成法。恤公議。體羣情。規君失者。其迹似之人。主或不察焉。則疑之矣。疑信一差。邪正倒置。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伏望聖明審察於百官之中。致謹於邪正之辨。不疑其所不當疑。使正臣得以行其志。不信其所不可信。使邪臣莫能售其姦。則國是自定。至治可期。不然。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官邪斯熾。國事日非。由辨之不早辦也。

積欠頭戶所當正誅奈何反以故長其

一審蠲除伏覩洪武中赦書覃恩非一而蠲賦居多

有將本年稅糧於正月蠲之者，有將明年稅糧於隔

訂舊朝延原未肯收現徵之者，極不過特捐明照止之數，以爲名耳，而有司亦利之不加預收來年

歲蠲之者，蓋我

聖祖起自閭閻，洞燭民隱，故不赦

可量出爲入，而

無抽計，交款積欠，則民無實惠。

拖欠於已往，而特免徵取於將來也。何則？夏稅秋糧

而課多缺額也。

與凡歲派額辦官府之程督有期，公役之催徵甚急。

小民無勢，欲拖欠而不能。良民惜身，畏拖欠而不敢。

其拖欠者，類多豪強大戶。今若赦免之，是姦頑偏蒙

實惠，貧民徒受虛名，起不均之怨，長效尤之風，其蠹

治尤甚者，經收之人乘此作弊，將已徵捏稱拖欠，任

意侵欺，而貪污官吏又或交通爲姦，剝生靈之膏脂。

歸私家之囊橐。雖有嚴明上司。悉心查考。欲質之於簿書。而改匿誣捏。巧僞百端。簿書不可盡憑也。欲審之於納戶。而人衆難齊。或病拘擾。納戶不能盡審也。故昔人指赦爲偏枯之物。非赦之過也。乃議之未審也。臣昔備員京府。首承登極。赦書躬悉前弊。每爲浩歎。幸而赦中。有將已徵在官錢糧。准作本戶。以後年分該納之數。臣彼時多方計處。稍中事宜。然終不若洪武年間先期預赦。簡要易行。恭聞前星發祥。大賚伊邇。伏望 皇上以 聖祖爲法。勅下該部。將來年

實徵稅糧，并一應派辦錢料價等項，斟酌分數，預詔蠲除，務度可行，毋致中改。則小戶良民，均沾惠澤，大公至當，無復偏枯。其以前拖欠，照舊徵解。使已納者，姦人無由以侵欺。未納者，豪頑不得以幸免。官司省檢勘之煩，民戶免拘審之擾。一舉而百弊革，衆便隨善之善者也。

一通鹽法。我國家租賦之外，得利莫如鹽，而鹽利莫如兩淮。今之論兩淮鹽法者多矣，要皆各有所見，擇而用之，無不可者。臣愚以爲鹽法之設，其重在於足

邊其要在於寬商其本在於恤竈其用在於惠民而其終在於息盜也請先述諸臣之論而後參以臣一得之愚則所謂通鹽法者槩可見矣近年詹事霍輔疏曰淮鹽除正額七十萬引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禁竈戶不得私賣卽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饗殮安所取足乎是無怪私鹽橫溢而鹽價踴貴也須令各商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餘鹽二百引聽與竈戶價買戶部

議題疏曰。竈煎餘鹽多於正額兩倍。相應添刷引目一百四十四萬道。召商中納。如原在邊中正鹽一千引。許報中餘鹽二千引。每引淮南納銀九錢五分。淮北七錢五分。俱赴運司上納領引。自行買補。巡鹽御史李佶疏曰。添刷引日。使鹽皆有引。市無高價。誠良法也。嘗以掣過之數稽算。大約正鹽一引。得餘鹽二引。宜令今後商人在邊中納正鹽一引。照舊派場關支上納賑濟銀米。其鹽二引。自行買補。每引止許二百五十斤。亦照舊規秤掣。每鹽二百斤。淮南納銀八

錢。淮北六錢。免其割沒。戶科都給事中蔡經等疏曰。近日邊方。鹽引雖開。而召商不至。良由開中不時。科取太過。合於每年正月。預派各邊。但遇收成之時。聽其召商。照依原價。上納本色糧草。其極邊如甘肅二鎮。或量減價值。以致樂從。又曰。當地方收成之候。糧草價賤。而商人易於上納。故一引之鹽。常得二引之用。定價每引不過三四錢。而無處置科罰之費。是非不知商人每引所入。不足以當給鹽之利也。以爲利不厚。則商人不趨。而邊儲無賴。何暇計銷銖之利。以

與商人較哉。巡鹽御史朱廷立疏曰：一歲之間，掣過餘鹽價銀已及百萬。前項添刷引目之法，縱使行之盡善，亦不過此。今又戶科奏稱不便，相應停止。照舊秤掣。又曰：官無高價以病商，商無高價以病民。買補日衆而勤竈日勸。官鹽既通而私販自息。先年整理鹽法，都御史王璟疏曰：兩淮課有常額，開中宜有定數。然各邊開中數或溢於額外，故有二人同給勘合，赴運司而本年監課止足前人之數，後一人者遂以額盡守候艱難。以上諸臣之所論，撮其切要者如此。

臣請酌寬嚴以用其中揆事體以求其當兼彼此以會其全考今昔以通其變乞令今後各商在邊每中正盞一引許帶中餘盞二引正盞仍復舊規每引六錢隨彼處時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擬斗頭斤數上納本色糧草正引量搭兩浙長蘆等盞照舊納賑濟銀米餘盞乃其自行買補相應量減每引五錢就隨正盞在邊上納折色免其納賑前項正盞每商人一名中納不許過三千引正餘盞引每引俱不許過二百五十斤一體秤掣數外多一斤者卽以私盞

論問罪沒官其正鹽之內每年止開七十萬引使與額課相當勿得多開過額以致商人執引到場無鹽支給苦久候之難餘鹽則開一百四十萬引使與正鹽相倍勿得或多或少以致正餘鹽引帶中參差起不均之怨若能舉行前說則正鹽不減舊時之價可廣糧草之資又倍得餘鹽之銀可備和糴之本且就邊上納不待運司收解戶部轉發而腳價之虛費也每歲開中不待邊鎮告急道梗年荒而措置之後期也臣所謂足邊者如此商人得餘鹽贏饒之利以補正鹽

多費之虧。無運司倍取餘鹽之銀。以免一時贖納那
借之苦。且正引之開。不浮於額課。則到場之日。便以
得鹽所謂寬商者如此。勤竈餘鹽。既許通商。官司地
方。無復阻擾。但能窮其煮海之力。皆可以爲養生之
資。所謂恤竈者如此。商有利息。則鹽價自平。鹽價既
平。則民得賤食。且竈戶既獲通商之利。必不肯冒禁
賣。與鹽徒小民。既樂官鹽之賤。亦必不冒禁買食私
鹽。彼鹽徒者。販賣兩難。圖利無獲。漸見改求生理。其
勢自衰。所謂惠民息盜者如此。或謂運司餘鹽銀兩。

每一巡鹽滿日。可得百萬。今改於各邊帶中。一年止得銀七十萬。所失不已多乎。殊不知運司得銀雖多。而商人虧折資本。卽今陝西等處。減價開鹽。無人報中。所失殆不少也。萬一邊儲缺乏。致悞軍情。關係地方。孰輕孰重。况巡鹽交代。多是年半。方得銀百萬。今若年例開中。一年可得銀七十萬。就以利計。益亦相當。且商人自輸於各邊。官司可省乎。腳價與其轉運於邊。鎮奏討之日。兵荒交作。一倍或費數倍之多。豈若輸納於居常無事之時。隨宜儲糴。一引可獲二引。

之用。及查弘治以前餘鹽銀極多。不過三十萬。而邊儲足供。近年以來。餘鹽銀百萬。數倍於前。而邊儲告乏。此其利病得失較然。尤明。至于革虛中賣窩之姦。祛勸借科罰之弊。嚴便場買補之禁。定秤掣疏數之宜。覈竈總歲課之徵。均上下派場之則。皆所以維持此鹽法也。其餘條目繁多。難以枚舉。在運司者。宜責之巡撫都御史。而察之以巡按。如此則臣愚所論前項鹽法。可以行之盡善。而垂之永久矣。

一裕邊儲。今之籌邊者，恒以足食足兵並論。臣愚

謂足兵易而足食難。食爲先而兵可差緩也。蓋緣邊之民，耐苦敢鬪，有事厚募，皆可爲兵。今所憂者，邊儲不足耳。各鎮大抵皆然，而陝西獨控三邊，薦遭荒歲，其弊尤甚。夫屯田以足邊，乃務本之上策。度今事勢未可易行。若其可行者，則當多方措畫，豈可守一途而泥常格乎？其一宜寬處客商，召中益引使納本色，以廣糧草之儲。納折色以爲和糴之本。如臣前所論通益法者是也。其二宜開納粟監生之例，不必拘以

地方名數。但願納者聽各令於甘肅寧夏延綏三鎮。上納本色糧草。隨其時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擬斗頭斤數。務使均平。戶部仍酌量年限停止。固知

此非善政。然用以助邊濟急。而所開又止爲陝西事。此罪之例。亦可行。

出權宜數。匪浮濫。似亦無害。若軍職義官承差吏役等例。雖開鮮有應者。內地尚爾。邊鎮可知。不必虛費文移。徒掛牆壁也。其三宜令陝城及各鎮巡撫都御史。將盜商所納折銀。并一應勘動官錢。於豐收之年。與民間和糴。寧比時價稍加。使之樂從。不可強抑也。

其四宜將官軍糧料，若遇豐年，量加價值，給與折銀。彼既樂得糴買之餘價，而官又得存積見在之糧，儲較諸和糴尤爲簡便也。然此四者，非數月之間所能接濟。傳聞陝西地方，卽今銀一兩，止糴米四五斗。收成之後，已至於此。來年春夏，益當踴貴，不幸歲復荒歉，又當何如。爾時縱發官銀數十萬，非特所費倍多。○荒○邊○所○患○在○此尤恐無糧可糴，萬一愚民迫飢寒而竊發於中，醜虜乘間隙而侵擾於外，地方攸係，誠可寒心。卽如拯焚救溺，尚慮乎後期，可再玩日愒時，重貽夫後悔，訪得

成化年間曾因陝西飢荒摘撥江南漕運糧米數十萬石以賑之。就用糧船由徐州遡黃河抵偃師縣之孫家渡。乃從陸運至陝州之上河頭。計程止三百餘

里。又雇船運。可以直達西安鳳翔等處。當時所費雖

多。然比之太倉發銀本處糴米。却省數倍。實惠及民。

說

其故事可考而行也。然待年來漕運須至秋後方得

到彼。亦恐無及。合無於該解南京倉糧。見今陸續運到水次者。免其上倉。行漕運都御史。查撥回衛糧船。南京戶部差官監督。對船交兌。設若數少。則將南京

在倉糧米空運，或將該部收貯折銀，差官和糴，今歲江南收成頗稔，大約銀四錢可得米一石，俱照依漕米正耗體例，以爲水陸之費，務足二十萬而止。及查南京各倉見有六七年之積，而今歲折銀又多，不妨那用。其嘉靖十三年十四年勿論，陝西地方有無豐歉，却於漕運內，每歲摘撥米二十萬石，如前轉輸，通計三年而止。夫以糧運濟之於目前，而以鹽引等四項行之於相繼，比及三年，邊困可少蘇矣。然臣又聞之，興一利，不如除一害，乞勅各邊鎮巡撫兵官，正已

率下、嚴禁所部官員、凡軍士糧賞財物、分毫不許科
尅、及時常審探邊情、毋聽將官虛報聲息、輕易發軍
冒支行糧草料、更勅兵部今後遇有邊報、毋輒議出
京軍到邊、徒增浪費、無益實用、凡一切損害邊儲者、
悉行停革、夫既興其利如彼、又去其害如此、行之數
年、將見邊有餘儲、人有固志、然後擇遣才望大臣、按
行邊地、可以耕墾之處、修復亭障、多募土民、漸興屯
田之利、永爲根本之圖、其遠效可異於將來、而其事
機實在於今日也

一廣矜宥，伏見往年妄議大禮，及勘大獄諸臣，踵襲敝風，自招罪戾，上干天怒，威譴有加，是卽雷霆肅物之義也。諸臣甘罪無詞，復何所覲，但臣竊聞之，天地無棄物，王者重絕人，今諸臣幽錮已久，悔悟必深，且其中情罪輕重不同，而才識亦多有可用者。倘蒙分別差等，容令自新，或量移近地，或放免生還，或稍復舊銜，或漸加錄用，是卽雨露生物之仁也。比來建論之臣，屢嘗及此，天聽未回，而臣猶昧死言之者，誠以治體之所關，羣情之所切望也。臣又聞之桓公於

管仲、唐太宗於王珪、魏徵皆其讐也，乃能赦而用之，卒得其力，况前罪諸人皆陛下臣子，猶子得罪於父母也，父母忍讐視而終絕之乎？又况聖德如天，無不容覆，遠出於二君萬萬者乎？臣今不敢過望，陛下卽有施行，惟乞此後或特旨中降，或因事單懇，使天下之人知諸臣之久譴，非盡出於聖慈之本心，而今日之曲全亦非由於臣下之所請，如此則恩出朝廷，事體允當。

一正憲體，臣惟爲治有體，不得相侵，其在憲臣尤所

當正。近見本院問定囚犯，有奏辯者，都察院或改行
巡按御史問理。臣愚竊謂本院乃臺官之長，原問亦
御史也。審允又有南京大理寺也。乃囚犯人欲改行
巡按而輒從之，似非憲體所宜。合無今後都察院將
前項奏辯囚犯，仍行本院與之詳鞫。若問完再奏，要
調隔別衙門，則行南京刑部以更聽之。若該部問完
又奏改調從都察院叅詳，果涉矜疑，獄情重大，方與
奏行南京三法司會問。其本無冤枉，捏詞奏擾者，不
拘次數，勿與准行。或咨來本院詳審得實，亦就立案

以仕幸免之姦。以省拘證之擾可也。又見近年各處巡按舉劾巡撫及方面等官。因被劾之人訐奏。往往併令御史回籍聽勘。臣愚竊謂糾劾官邪。御史職也。顧乃爲人所劾。亦非憲體所宜。合無今後各官被劾。事輕者吏部卽與斟酌去留。覆請上裁。若係貪酷重情。只令被劾者回籍聽勘。御史照舊行事。待後勘報不實。反坐御史以罪可也。又見近日操江都御史巡江御史職守事情。或行巡按御史訪察查究。及巡江御史叅奏官員有改行巡按提問者。臣愚竊謂御

史同官也而疑信之或異都御史尊官也而抑揚之失倫亦非憲體所宜合無今後操江都御史失職聽南京科道官糾舉巡江御史失職聽本院考察其操江巡江行事不必制以巡按使各得展布自效可也然此三項止據臣所聞見或恐類此者尚多乞勅都察院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即與一體改正內有奉旨施行者具奏定奪仍通行各衙門知會今後務要遵照舊制及憲綱而行如此則體統正分義明而爲憲臣者各得以舉其職矣

一先實務、臣聞治天下之道有實有文、圖切要而有
益於國家謂之實、美觀聽而無關於治、忽謂之文、在
昔人君以務實致治者、漢文景宋仁宗是也、以彌文
自敝者、漢武帝宋神宗是也、仰惟我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相繼立極、垂六十年、不獨政卜王綱、廣
大悉備、而典章文物、亦兼舉無遺、非若漢高帝之馬
上爲治、禮文多闕、宋藝祖之終身征伐、萬日未張者
也、嗣是列聖垂拱、守成先後一揆、逮我皇上當
積德百年之期、行稽古三重之道、議禮考文、益明益

備無以復加矣。然臣子責難之義，蒼生厚望之心，似於大學之所謂理財用人，詩書之所稱安民講武，切時要務，或猶有缺焉。伏願陛下輟聲容之繁節，

將世宗多興凡

略太平之美觀，屏好動喜事之徒，斥虛夸誕謾之說，

樂故一及之

回運神謨，專務於此，博謀而審擇，持久而力行，必期於吏稱民安，兵精食足而後已。則上以實求，下以實應，既有實事，必有實功。文景仁宗之治，不足多也。況天下之事，吉凶悔吝，生乎動，紛擾勞費出於文，若

陛下以靜制動，以實先文，將見省事則省慮，安恬內

守既可以上培 萬壽而 皇儲篤繁衍之祥省事
則省費經用惟常亦可以下紓萬民而薄海感綏寧
之澤矣臣不勝惓惓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五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編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朱 灝宗遠叅閱

董文簡公集

疏

董 玘

較勘實錄疏

改正 考宗實錄

臣惟今日之實錄即後日之史書所以傳信于天下
萬世者也此豈容以一人之私意參乎其間哉昔者

皇明經世編



黃魏二公集

改正 考宗實錄

平露堂

武宗毅皇帝即位之初纂修

孝宗敬皇帝實錄臣

不能爭其後而能極論必勝未改其史可為不逮之

以菲才濫與其末于時大學士焦芳依附逆瑾變亂

復胡今之修要與者一與名其間遂終身力護此者

國是報復恩怨既已毒流天下矣而猶未足也又肆

即孟中舉與其名而今人與其實也

其不逞之心于亡者欲遂以欺乎後世其於敘傳即

意所比必曲為揜互必湯歷恨華容浮染即夙所嫉輒過為醜詆又時自

稱述甚至矯誣敬皇而不顧凡此類皆陰用其私

人謄寫圈點在纂修者或不及見惟事之屬臣者黽

勉載筆不敢有所前却而其他則固非所及也茲者

恭遇 皇上入繼大統勅修 武宗毅皇帝實錄內

閣所藏 孝宗皇帝實錄副本例發在館。謄寫人員及合用紙札之類不煩別具。欲加刪正。此其時矣。

特旨將內府所藏 孝宗實錄正本一併發出。仍勅總裁大學士楊 等。及比時曾與纂修備諸本末者數人。逐一重爲校勘。凡十八年之間。詔令之因革。治體之寬嚴。人才之進退。政事之得失。已據寔者。無事紛更。至若出焦芳一人之私者。悉改正之。其或雖出于芳。而頗得寔狀者。亦自不以人廢。則爲費不多。事亦易集。使 敬皇知人之哲。無爲所誣。諸臣難明之。

迹得以自雪。而人皆知公是公非所在。不容少私。如
孝宗聖主。荷多良臣。而芳 意話妄情平。至今未之
芳者。縱或肆行于一時。而竟亦莫捨于身後。庶乎

改也

孝宗一代之書。藏之中秘。而傳于無窮者。必可據以
爲信矣。不然。萬世之下。安知此爲芳之私筆也哉。仰
惟 聖明臨御以來。先朝積弊。釐革殆盡。惟此關繫
于國典者。甚大。鬱而未白。臣竊惜之。儻俯察愚言。惻
然允納。亦初政用慰輿情之一助也。

慎重祀典事

知他分合

臣謹按禮記言祀典者。莫詳於祭法。首敘虞夏殷之

郊繼之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
是祭天祭地之禮不同矣其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
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
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
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惟物皆曰神有天下者
祭百神而于社則有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之別焉是
其祭各不同矣又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
谷丘陵民所取財也是祀典不可偏廢矣郊特牲曰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是祭

天必以冬至其位必於南郊矣。而不言祭地之所。其在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靦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而亦不言地。惟大司樂冬日至禮天神於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以天與地並言。圜丘即所謂泰壇。方丘即所謂泰折。是其時與位皆不同矣。而未有北郊之名也。至漢匡衡請定南北郊。北郊之名始見于此。蓋其說出于緯書。若不足據。然其言就陽即陰之象。則

禮之正也。自時厥後，議者紛然，互有得失，蓋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冬至一陽生，天道之始，又生物之始也。故順天道之始而報天焉，必於圜丘。順陽位也。夏至一陰生，地道之始，又成物之始也。故順地道之始而報地焉，必於方丘。順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之嗣堯位也，類于上帝，望于山川，東巡守則柴望，秩于岱宗，武王之伐商也，告于皇天后土，又柴望大告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皆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舉者，有繼日

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然上帝曰類者。謂做郊祀之

禮而爲之。則非正祭天矣。告地而舉望祭之禮。或社

說類爲有據

中峯亦主分祭同于黃溪至正祭告祭其

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正祭

也。故辨方正位。順時陰陽。其禮別而專。並祭天地。因

事而告祭也。故隨在致虔。不拘時位。其禮合而簡。禮

雖不同。義各有當也。此義弗明。於是。有以孟春上辛

天子親合祭於南郊。而以冬至夏至。有司分祭者矣。

若元始建武所行是也。有請於冬至南郊而合祭天

地者矣。若顧臨等所言是也。有援虞周告祭之禮以

謬誤我。太祖高皇帝有天下之初，即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祭地，一如古制。而因山以爲南北，日月星辰太歲諸神，則從祀圜丘。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則從祀方丘。天神地祇各從其類，而又春分朝日，有朝日壇，秋分夕月，有夕月壇，其壇位禮儀具載于存心錄者，可考見也。至洪武十年，復定合祀之禮，時以大祀殿未成，暫合祀于奉天殿。十二年正月，乃合祀于南郊，羣臣皆從。

而日月星辰之專祭亦罷。今大祀文合祭天地文及
續中書勅載于御製文集者可考見也。于時儒臣解
大歟。我皇上嗣登大寶九年于茲。敬天法祖。式嚴
祀事。幽明上下罔不歆格。茲者大祀既畢。聖心猶
若未安。欲遵復皇祖始制。以盡事天之誠。且俾各

陳所見。夫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淵衷蓋已洞然矣。臣

意亦歸于此。是也。

復何辭。然必欲求其是。則分祀者。固古禮之正也。分

之此禮無定義也。

而復合。皇上之獨見神斷。殆亦未易窺測者焉。記

曰惟聖人能饗帝我皇祖以不世出之聖開創于始皇上以不世出之聖續承于後精神之運心術之動庸有潛孚而默契者乎今之禮樂法度悉由

皇祖裁定誠如聖制所謂爲子孫者雖億萬世所當謹守勿違也况茲重大之典欲復其初宜必慎所處矣顧豈臣愚所能與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蓋饗帝之禮其難也如此可弗慎歟伏惟聖明以不愆不忘之心弘善

繼善述之道，信先王之禮，而不泥其沿襲之迹，遵
皇祖之制，而兼思其更定之由，聖心安即人心舉
安，而天心得矣。

魏恭簡公集

論

魏校

郊祀論上

天地分合

臣少有志古禮，常論郊祀，其言曰：天地分祭，合祭之
議久矣。愚請折諸孔子。孔子贊易曰：大哉乾元，至哉
坤元，在禮曰郊，社禘嘗，尊無二上，巍巍上帝，與皇地

示並列，既非所以尊天。蕩蕩皇地，示厭于上帝，而不得獨全其尊。又豈所以尊地哉？雖然，孔子贊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在禮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宜若可以合祀然。夫天地絪縕以氣化也，男女媾精以形化也，上帝皇地示之尊，豈若父母之夫婦牝合邪？或疑分祀天地，周禮文繁也，夏殷而上其禮簡質，今無所于稽，安知其不合祀哉？夫唐虞秩宗典三禮，與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邦國，先後一揆，天地合祀則禴矣。臣昔

所論著云爾。嘗語友人李承勛。莫能難也。而戒臣持論太早。自信太過。言若逆臣耳者。厥後臣學頗進。益知義理無窮。不敢傲然自賢。又從而考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伯雨師。皆序天神也。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皆序地示也。初未嘗言皇地示。考諸尚書。丁巳用牲于郊。牛二。祀天也。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祭社稷也。亦未嘗及皇地示。湯之伐夏也。昭

告于上天神后。武王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亦未嘗及皇地示。臣又徧考傳記曰：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且郊特牲而社稷大牢于郊，曰大報焉。于社曰美報焉。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則曰郊以明天道。君南鄉于北嚮下，答陰之義也。則曰社以神地道而終之曰尊天而親地也。亦皆不言皇地示。周禮封人設王社，遠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古人造字，地土也。社土示也。諸儒釋社曰：五土之神，故以社爲小，而欲別立北郊祭地以對。南郊祀天。

其言無所考證。且五土者，各止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而言也。后土者，總大地全體而言也。乃知皇地示，即后土異稱。如昊天上帝，一稱天皇大帝也。其名本出緯書，而禮家因以南北二郊對。此亦緯書而禮家引之以釋經傳耳。按周禮大司樂，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宮爲羽，靈鼓靈鼗，係竹之管。

空桑之琴瑟咸池。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說者誤解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澤此南北郊之議所自出也。不知聖經總言神祇各以類應故曰天神皆降地示皆出求天神當于陽生求地示當于陰生凡神皆壇其象圖凡示皆坎其象方。經又言凡祀神示者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示物鬼亦泛言陰陽感格之道非專謂冬至夏至日也以經考之六經皆無南北郊惟此一章又出于諸儒之誤訓其

不足徵也明矣。况大司樂分樂之言，後世皆莫能曉其義，止當闕疑闕殆，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祭法謂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祈祭地也。用騂犢，凡傳記言南北郊者，亦惟此一章。按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今槩言騂犢，附會顯然，以經正傳之訛，則言南北郊者，無足徵矣。復請折諸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朱子釋曰：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省文。胡氏又謂古者祭地于社，猶祀天于郊。後世不當崇地抗天。周禮禋祀昊天上帝，血祭社稷，而別

無地示。四圭有邸。舞雲門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祭地。而別無祭祀。則以郊對社可知矣。臣所考郊祀禮制。聖經賢傳皆可徵。但禮必有義。臣求之而未得也。虛中以俟之。蓋學不可以不思。而思之道。貴乎切近。貴乎優游。不可強迫也。其後臣學鞭辟近裏。天聰明。若有聞者。始悟人稱上天下地者。皆狗名言。未造實際者也。天地渾是一體。正如我身。上帝至靈。正如我心。百神正如我身。百體魂魄后土亦我體魄之大者耳。人之靈安得有二也。故楊震謂天知地知子知我。

凡語其迂。疑禮之家。不可不究。

知而程子曰天地無二知淵哉言也豈惟天地一體
人與天地亦渾然同體形骸雖各間隔而一氣相貫
通人但知軀殼內是吾身而不知通宇宙是吾身故
好名好勝作好作惡種種私妄緣軀殼生若天地萬
物一體則能廓然無我痒痲疾痛舉切吾身矣地不
可以對天故以社配郊則可以北郊對南郊則大不
可惟心無對上帝至尊豈有對邪 聖質高明試以
臣言默加體驗將洞然貫天人矣地不可與天對夏
至亦不可與冬至對聖人扶陽抑陰一陽之始生也

聖人重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若有對，則是復

亦是別語

見天心，婚見地心也。貞下起元，在一歲冬至子月爲復，在一日夜半子時爲復，在人心靜中養出生生善

端也。是故聖人之學，在求仁，而求仁之功，在主靜。今夫制律者，候黃鍾，治曆者，正日躔，皆始于冬至也。臣今所見如此。昔者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于是之，而卒以爲非也。今臣生四十八年矣，尚覬有進，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

微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聖人之心，其慎重也如是。矧我皇上孝子慈孫之心哉。臣不肖又安敢縱言及于禮哉。

郊祀論下

祭天

臣昔嘗論日月不當配天，其言曰：按禮家謂郊祀天而主日，配以月，釋者以天體廣大，而日著明，故以爲主。是未知上帝臨汝，陟降在茲也。天之神洋洋乎無所不在，聖人終日對越上帝，復立之郊以萃之，是曰合渙之道。今日主日，吾未知郊之祭也。大報天乎，報

日乎配之以月。吾未知主祀者其天乎。其日乎。蓋因
迎長日一言誤而生誤也。日生于東。月生于西。王者
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祀有常經。則祀上帝不必配以
日月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王者以祖配天。在
日月則無取于斯義矣。既配以祖。又配以日月。在正
位則褻而不嚴。在配位則混而無別。非所以尊帝而
重祖也。臣昔又嘗論百神不當從祀于郊。其言曰。郊
之祭也。大報天也。非以索百神也。則祀上帝不當又
祀百神。凡茲百神。載在祀典。已有常經。則祀上帝不

必又祀百神也。禋祀當極精誠，若敬有所分，豈曰精意以饗？或曰：上帝降格，則百神景從，豈可闕百神之祀？王者躬荐于上帝，百神則分遣乎羣臣，曷爲其不可哉？曰：信斯言也，是以上帝爲有象也。方士者流，其言誕漫，謂鈞天上帝所居，而百神各有官府，皆可名言，故叢而祀之。佛氏入中國，其法普同供養，而古禮始淆矣。且郊之日，庶民猶弗命而聽上矧羣臣乎？今惟主祭者專一，而羣臣敬有分散，非復上下一體之義矣。臣又論祀天祀上帝不可分，其言曰：按孝經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孝莫大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禮家因謂冬至大報天，季秋大饗上帝，而未知其非孔子之言也。夫上帝天之主宰，天以全體言，譬則身也。上帝以主宰言，譬則心也。身外豈別有心，周禮禋祀，昊天上帝，今分天與上帝爲二，而祭之于義何居。古之祀天掃地行事，今于明堂，曾謂上帝至尊，反就人鬼以饗乎。周公相成王，尊崇文王配天，乃嚴祖也，非嚴父也。謂周公嚴父配天，是無君也。况配天必以祖，以其功

德與天同也。如曰嚴父而已矣。因非天胤，曷爲豐昵哉？臣又嘗論五帝之祀，非古。其言曰：大宗伯禋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凡祭祀之聯事，皆首言五帝。大神大示亦知之。是蓋文誤。否則諸侯去籍後所增也。禮家謂東方蒼帝，威靈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與昊天上帝爲六。夫天人一理，民無二王。孰謂天有六帝乎？慨自周之未造，諸侯僭天子，位在藩臣而廬于郊祀。然猶不敢盡同天王，故魯郊祈穀實祀。

蒼帝、秦作西嚙、實祀白帝、其後增時以祀黃帝、赤帝、青帝、蓋聞諸國僭禮而并祠之、惘然有招八州朝同列之志矣、是時北方諸侯無僭郊者、故闕黑帝、漢高曰、是待我也、乃備五帝之祀、諸儒莫知其源流、故議論紛如也、臣昔所論著云爾、厥後考求國家典故、見我太祖論及太祀甚嚴、必有精意默感者、則戰慄不敢發口、孔子戒學者毋輕議禮、臣自後不敢輕言、臣今所言者、亦禮之文也、非本也、皇上所言修德法、祖親賢愛民、禮之本也、皇上則既知之矣、

臣復何言。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我皇上篤行之耳。乃若禋祀之義，臣請爲皇上詳言之。古之祀天也，以器則陶匏，以席則藻秸，以牲則特，以位則不壇，掃地而祭，是何心也。誠以昊天罔極，顧萬物莫可報之，故畧吾外心而竭吾內心，是曰精誠之極。非祭時發之也，乃積之于平時也。其心平時，恒曰：天之愛民也甚矣，豈其使吾一人肆于民上，昔者禹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吾飲食菲矣，犧牲而心安，吾衣服惡

矣。陶匏藁秸而心安，吾宮室卑矣，掃地而心安，其或志不在民厚自奉養也，而薄于天心，其安乎？周公之訓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臣敢稽首以獻。

京口紀行

轉漕

京口擊楫橫絕大江，駕長風渡淮，自此南北形勢分矣。江淮之間，厥田膏腴而多遺利，若農扈得人，富庶可期，月而望也。兩淮盜利甚博，患亦彌深，今將釐宿弊乎？請法行自近始，可以裕國而寬民，必也。爲遠圖

不可不深長思矣。甄琛元愨之議，要皆未見周禮而有言也。淮小於江，不啻倍蓰，而容大河，豈特智者決其爲患，河北有蘇隄而無禹隄，後世師鯀而不師禹，河患何時而平也。漕河新開，暫遠河患，但今大河勢已趨北，決溢而復故道，誰能禦之。漕河之憂未艾也。海運期期毋講，上策莫若修舉虞集故事，其次法唐宋轉般。國朝設淮徐臨德通五倉，尚存遺址，而遺意則莫之識矣。鈔在通融焉耳。米乏則以次轉輸米。此法至妙，不知當今何以不行。豈可計者未見及此故。賤則隨在廣糴，貴亦時糴之，以爲糴本，但使漕運得

人辟召諸監倉而久其任北方復兼糴麥粟倍給于
軍此法之至省至便者也唐陸宣公嘗行和糴關中
歲增百餘萬宋蔡京壞紉運東南遂不能去其利害
昭昭可考也昔者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
今因漕運而逆河濟及淮三瀆之性垂及百年今

上英才邁世赫然將大有爲天意適于此時變動自
是一機深識天人之際者莫若勸上乘此一大機
會作一大處分漢都關中文景恭儉未嘗轉漕武帝
窮奢極慾歲漕關東六百萬斛海內虛耗昭帝恭儉

一旦盡罷之。上恭儉愛民，如倣古制國用之法，通計國課歲入若干，國費歲出若干，立一會計之書，課入視。祖宗時孰增孰減，費出視。祖宗時孰寡孰多，立爲定格，一斷以。祖宗舊制，復進而考法于先王，百年冗費，一旦革之，萬姓誰不歌舞。聖德漢昭，盡罷漕運，未足多也。京口地固而民悍，劉裕嘗用之矣。此金陵之東戶也，維揚少弱，近淮則又強矣。此金陵之外捍也。彭城山勢雄偉，實南北之要衝。古之立國者，設險必在數百里外，呼吸則四圍皆應，觀形勢。

之起伏其間強弱自相爲牝牡信天造而地設也觀
淮而江之上流可想矣由之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特刊
七

平露堂